



Bloom

方达
主编

盛开
90后新概念

思念困顿在掌心 那些在一起时的甜蜜
我把爱恋唱给你听
直到这世界终结 安静得只剩下一片弦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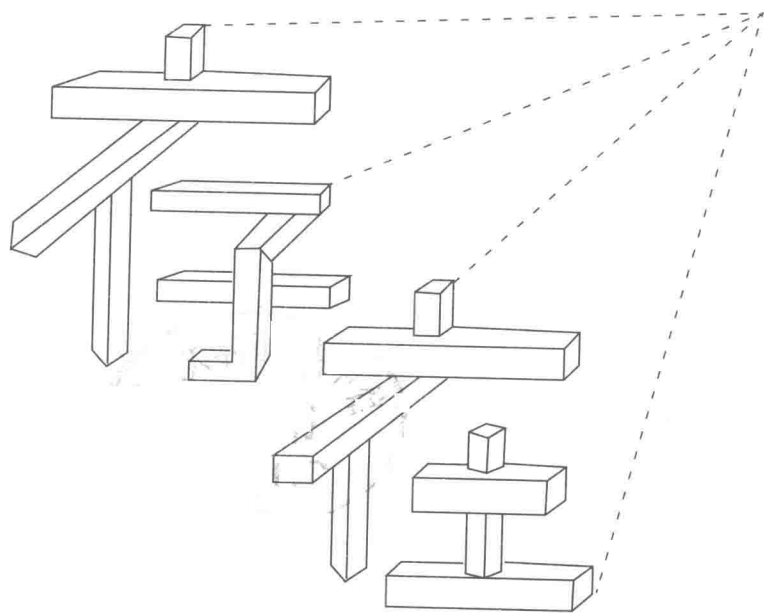
2014





90后新概念

方达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开·90后新概念·存在 / 方达主编. —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564-0723-1

I. ①盛… II. ①方… III. ①作文—中学—选集
IV. ①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3001号

出版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邮政编码 430015 电 话 027-83619605
地 址 武汉市青年路277号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42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4-0723-1
定 价 29.80元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Like a song/Out of tune and out of time/ All I need was a rhyme for you

如一首歌/走了调，落了拍/我只求为你寻一个韵脚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

Do you give/Do you live from day to day/ Is there no song I can play for you

你在付出吗/是否仍在经历日日更替/彼处，我已无歌可唱了吗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

Who knows/Who cares for me

有谁知我/又有谁在乎我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

—— *C'est la vie* 齐豫

【笑着】荒国情事 002

卢鹤来

// 荒之国，岁月也曾不经意来过

【爱着】赠你一首离别暖歌 026

朱磊

// 灿若火烧的霞光，旧了的暖

【走着】忆江南 042

程川

// 父的江南，我的江南，真实的江南

【活着】尊敬 056

铁头

// 了解恐惧，懂得尊重

关于罐头的电影情节 064

唐隼

// 罐头有期限，过期变质。回忆也是

消逝的水车 070

唐隼

// 所丢失的东西附加在故事中

少年
成长吧

- 胖子不再见 076
王宇昆 // 已改变的自己，过去的，再见吗
- 关怀与梦想 084
不日远游 // 我盼望温情弥漫你的眼
- 光辉岁月 088
刘坤 // 努力、莽撞、伤心过，总是柔光

镜头
诗歌

- 如果我是一个猎人——最后的猎人 100
严彬 // Le dernier trappeur

创世纪
文本

- 垃圾堆里的包 104
陈新阳 // 拾荒者的外快
- 双婴记 113
李晔 // 那伤口永远不能消退
- 决斗 136
苏吉 // 心和江两岸，青春和如今一分为二
- 村庄，以及被预见的死亡 143
刘杰 // 老人安静地看着，人们说笑着离开

志语
萌星球

- 万千猫面 148
朱晓懿 // 一猫一人，相遇即缘
- 拉萨的狗 154
余伞 // 拉萨住宿，偶遇“霸床犬”

青春如谜
校园

逃考 158

王旖阳

// 珠心算，饼干

南方天空下 161

刘杰

// 我来了，在你说的南方天空下

进度 169

周苏婕

// 回顾节奏，下一秒，曲终

Soulmate 175

荣嘉奇

// 情感，无关界定，soulmate

味

饭魂 188

樊海涛

// 滚烫的饭之心，生机勃勃

品

人生的大船——《海上钢琴师》影评 193

刘畅

// 自由只在心里，如无声的琴曲

《看见》书评 197

吕夏乔

// 经了升华的意义都不如作者的初衷来得真实动人

行

One Night in Beijing 200

曲玮玮

// 北京一夜，孑然一身，没有留情

仲夏·梦 208

徐衍

// 从泰坦尼克到小城之春，仲夏之梦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215

林晨

// 熟悉的陌生人于我的意义

不止是头发 220

郑鹤逸

// 头发天花板，有的花白，有的艳丽……

晴空里
慢叙

银手镯 226

石皓

// 对银镯流泪，被莫名情绪充满的空壳

狼毒花 253

代宏

// 三个人的命运，落幕于狼毒花中

他人
绮想

PART 1

存在·

C'est la vie

Like a song/Out of tune and out of time/ All I need was a rhyme for you

如一首歌/走了调，落了拍/我只求为你寻一个韵脚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

Do you give/Do you live from day to day/ Is there no song I can play for you

你在付出吗/是否仍在经历日日更替/彼处，我已无歌可唱了吗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

Who knows/Who cares for me

有谁知我/又有谁在乎我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

—— *C'est la vie* 齐豫

【笑着】荒国情事 卢鹤来 /荒之国，岁月也曾不经意来过

【爱着】赠你一首离别暖歌 朱磊 /灿若火红的霞光，旧了的暖

【走着】忆江南 程川 /父的江南，我的江南，真实的江南

【活着】尊敬 铁头 /了解恐惧，懂得尊重

NEW. 笑着



荒 国 情 事

文 / 卢鹤来

卢鹤来

出生于1996年，现就读于哈尔滨市第九中学。

水瓶座，严重偏执型人格，纯正矛盾体，对姜文的思想顶礼膜拜。

热爱一切猫猫狗狗等小动物。

主业做做大梦，副业晒晒太阳，趁年轻看看电影、写写文字，感慨人生圆满，知足常乐。

第十五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 —

在云南的最南方，与缅甸接壤的那条边界附近有一所中学，占地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据说是很久之前什么机构援建的。学校的栅栏一半是铁的，也许后来经费紧，另一半就变成了木头的。学校大门常年敞开，没有门卫，整个地界都没人管，满眼荒芜，这便是磷光一中。

这里是荒之国。

操场的主体原本是一个比常规大出三倍的足球场，但由于没人用，且长年失修，就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猛地站在里面还以为误入了哪片荒野，加上操场南边的一片地又不知被谁承包下来种了玉米，更削弱了这所学校的存在感。时常有附近的村人赶着自家的牛羊来草地上放牧，学生们上课永远是伴着各种牲畜的嗥叫声，搞不清是身处校园还是动物园。

校舍是连片的平房，一间房里住四人。男生住在北，女生住在南，中间隔着绿毛龟似的大操场，这就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教学楼不是楼，该叫它教学庙。真的是很久以前遗留下来的不知曾经供着哪位仙人的一座大庙，里面糊了几面墙，算是隔成了教室，每间教室都有漆着朱砂的粗壮柱子顶起房梁，屋顶画着各色神仙腾云驾雾，有的身着战甲、脚踏麒麟、怒目圆睁，有的一身长褂、静坐蒲团、神态怡然。总之颇具宗教神秘感，为课堂增添了一抹神圣。

与学校的面积成反比的，是学校的人数。没人愿意来这里，学校的生源是教育局从各初中强抽来的，所以这所学校里的学生一定都是最点儿背的，是一群注定没有好前途的人。磷光一中步入了办学的第三个年头，刚好凑齐了三个年级，事实上这三年也是一中的全部校史了，之后就没再办下去。

三个年级的学生加在一起不到600人，平均一个年级不到200人，而即将要出场的男主人公赵晓东正在这里念高二。当然他早已毕业，此刻正在一所北方的大学念生物系的研究生，每天和培养皿及各式微生物们厮混，并且交了女朋友，毕业后顶多在农业研究所挂个职，过完其平淡安静的一生。这里只是截取他高二到高三毕业前的一段生活来叙述。

念高二的他，在单相思班上一女生，也就是女主人公——马月。马月在高二

开学的第一天转来这个班，原因不明。马月扎着马尾巴辫，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就坐在赵晓东前头的前头。她新来那天没有做自我介绍，径直走到程秃子（班主任，男）指定的座位上，面无表情，目不斜视。也许大家第一印象都会觉得此女子很难相处，可没想到不到一周时间她就和班里的男生们打成一片，女生们和她依旧陌生，还有赵晓东。

赵晓东一直很诧异她何以与其他异性熟络得那么快，却和自己还没说过话。当然，这也许有个人因素，赵晓东是班里唯一一个学习的男生，不惹事，每天打球，做做作业，一天也就过去了；其他男孩也打打球，但是还打打人。

时常，他和马月在过道相遇，只相视一笑，擦肩而过。马月这一笑完全没有对其他男孩的那股活泼劲儿，而赵晓东则更加腼腆。赵晓东之所以会相思，不单是因为马月长得漂亮、白净，还因他老早就和马月认识，那真是有一段渊源。

他俩是幼儿园同学兼同桌。那时候赵晓东就对马月有好感，马月的家庭似乎很富有，至少她每天都会背一书包零食来幼儿园，别人背书，她只背零食，这就凸显出她的与众不同。这些零食她自己是吃不完的，于是她就经常抓一把果冻或者别的小东西向天上一撒，一旁早已眼馋的小朋友们便蜂拥而至，争食之。她被一群在地上捡零食的同学簇拥在中间，小脸上扬，露出一个孩子不该有的高傲的微笑。当然，赵晓东是不必与别人争食的，他和马月是同桌，马月又大方，所以那些零食他就可以捷足先登。那时的马月漂亮极了，像个精致的瓷娃娃，加上每天的零食洗涤，赵晓东对马月的好感也许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而且，马月对赵晓东似乎也不一般。赵晓东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马月有一天不知从哪儿捉来只铁甲虫（大只，有角，云南很常见），她明明一点也不害怕，先很淡定地把铁甲虫放在自己手心里，然后立即装出害怕的样子，尖叫着让赵晓东帮她拿下去。赵晓东不明所以，但只是听话地把虫拿下去，在他的手指触碰马月手心的一刻，马月似乎很高兴，她接着把被赵晓东扔在一旁的虫子又放回自己的掌心，又尖叫着命令赵晓东帮自己拿走，如此反复。待赵晓东长大一些，他深深感到自己被调戏了，并惊异于这个小女孩在幼儿园时便懂得如何调戏年幼无知的小男孩，这个小女孩真不简单。

幼儿园毕业之后，赵晓东再没见过马月，直至今日。他在今日的马月身上似

乎还依稀能看到小马月的影子，尽管他其实早忘记了小马月的样子。他当然并不能证明此马月是否为彼马月，他还在羞于如何和此马月说话，每日琢磨着此马月的真假。他寻思若是真的，难道马月就对自己没有半点印象了吗？她该第一个和自己熟络才对。

顺带提一句，我就是赵晓东。

..... 二

学校没有食堂，只有一个打饭口。

中午男生们都拿着自家饭盒排队去打饭，然后走到宿舍前的道牙子边上，如同集体排便那样，井然有序地蹲成一溜，吭哧吭哧往嘴里扒拉饭，这是一种习惯。

在一个阳光普照的炎热的夏日正午，我们正蹲成一排沉默地往嘴里扒着饭。蚊虫乱飞，直往人身上扑，沉默中时常响起清脆的啪的一声，那是一巴掌抽在肉上的声音，有的是自己动手，有的是旁人出于“好意”代劳，为了驱走一只小虫，就要付出这样痛的代价。空气灼热，大家吃得汗津津的，脑门上密集的汗珠争着往下滚，一不小心就掉进饭盒里，和着喂牲口的菜又进到自家肠子里。

一点都不夸张，这真是喂牲口的菜，连牲口都不稀罕吃！我们一直怀疑掌勺的师傅是不是以前给猪和泔水的，做出来的东西几乎辨不出内容，而且臭烘烘的。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这当真炒的是“菜”啊，他们都不给肉吃！一丁点肉也没有，全是菜，各种菜，在操场上揪一把草就能给我们做顿饭了。但又不得不吃，学校方圆一公里都荒无人迹，食物来源就被学校垄断了。自开学的第一天，就不断有学生反映这种情况，校办公室的孙子却充耳不闻，他的理由只有一个，校食堂用的是上头的补贴，又不收我们钱，经费实在有限。

“他妈的，不吃了！”我身旁的瓜娃子猛然怒骂道。他把饭盒往地上一摔，脸颊气鼓鼓的像只蛤蟆，索性坐在道牙子上，抹了一把脑门上的汗，道，“谁爱吃谁吃吧，老子要开荤的！”

也许因为长期积压下来的怨气，也许因为那天天太热，总之大伙闻言纷纷响

应，陆续学瓜娃子把饭盒摔在了地上，这饭实在吃不下去了。可是去哪儿找荤的呢？操场上那些走来走去的牛啊羊啊天天在我们眼前晃悠，馋死人了，可人家的主人看得紧，我们又不敢下手，可怎么办好？

踌躇之际，仿若天意，一群鸡步态轩昂地从我们面前走过，愣头愣脑的，一路啄食，完全将我们无视。大家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又激动起来。瓜娃子一拍巴掌，道：“咋早没想到呢！妥了妥了。”

谁都知道这群家伙是谁养的，正是我们的班主任程秃子。程秃子是个奇葩，他的事迹后面我会再提。他开春就抱来一窝小鸡仔，散养着，让我们上课之余没事就来喂喂鸡，鸡也争气，一晃长这么大了。他养这些鸡很可能不只是为了吃，想必也吃不了，但又舍不得捐给食堂，何苦呢？他只是养着玩，反正校园里已经有那么多小动物了，不差他一群鸡。那么不如让大伙儿来分一杯羹，解了馋，也给他省点饲料，一举两得，这么多只，少几只也看不出来。

瓜娃子看了半天，看准了那只头鸡，鸡冠子最大，那么它一定是老大。以这只雄鸡为首的四只满身横肉的鸡被十几个男生群起而攻之，不一会儿就都被掐着脖子咽了气，吓得其余的鸡号叫着四散逃逸。我看着他们像盖世英雄一般一人提着一只鸡的脖子，为他们的残忍拍手叫好。瓜娃子会上树，他把这些尸首藏在校舍旁的树干上面，就等晚上大开吃戒。

整整一个下午，那些男生都在讨论鸡的做法，当然具体实施我是不掺和的，我要摆好唯一一个学习的男生的架子，但他们的计划我参与了讨论，最后大家决定炖着吃。他们先是撬开了程秃子办公室的门（这是小事一桩），因为办公室里有锅，放在柜子里，尽管不常用（老师们偶尔会拿这锅涮点东西吃，小聚一下）。然后又去食堂搜集来盐、胡椒等佐料，于是万事俱备，只待开灶了。

晚上六点半开始上晚自习，晚自习程秃子是从来不来查的，他早早地回家去了，尽管这种行为很不负责，但这本来就是所很不负责的学校，大环境使然，怪不得小人物。所以班上的纪律全靠班干部维持，但班干部又不顶屁用，因为我就是纪律委员。不知道程秃子当初怎么想的，如此重要的位置挑了我这个软瓜来当，谁也不敢管。所以，一切全靠自觉了。

这天的晚自习，瓜娃子一伙十几个男生理所当然地逃掉了，我没走，毕竟好

歹是纪律委员，要以身作则，管不了别人还管不了自己吗？我再想吃肉也不行，否则成何体统。

不过，一切都是命，大概晚上七点半，程秃子竟然回来了！真是百年不遇的怪事，天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在教室里巡视片刻，面对十几个空位置，却一点也不吃惊，莫非他察觉到他的鸡少了，进而又发现他的锅丢了？一切都不可知。

程秃子把我叫到走廊，责问我这个纪律委员是怎么当的，首要关心的问题还是那帮臭小子上哪儿野去了。我开始还是想抵抗一阵的，否则以后在瓜娃子那儿可能不好混，可程秃子一把老脸阴下来，我就全招了，能活一会儿是一会儿。但我还是没忍心对程秃子说“他们正用着你的锅炖着你的鸡”，只说他们在男生寝室耍呢，否则未免对程秃子太残忍。我只能祈祷瓜娃子把门锁上了，这样多少还能有个清理作案现场的缓冲时间。

程秃子点点头，示意我回去，便转身迅速离开了，他急着赶去男寝“捉奸”。我回到座位上，惊魂未定，寻思着这回程秃子又该给瓜娃子他们以怎样的处罚，拎到讲台上臭骂一顿是免不了的，程秃子乐意这样。正想着，目光游移到前方马月的座位上，顿时大感不妙，她的座位是空的！我怎么没早发现，她这是头一回无故旷课。马月和瓜娃子的关系相当好，想必是受了他的邀请也去男寝尝鲜了！

我暗骂自己疏忽，又开始着急，毕竟不希望自己中意的女孩被程秃子当众骂一顿，即使她是女孩，程秃子也不管那套。我起身跑出去，姑且为真爱舍一次命吧。操场大还是有好处的，我跑出教学庙，看到程秃子才走了一小半路。我绕了个圈飞奔到男生宿舍，瓜娃子竟然连寝室门也没关！里面吆喝声、唱歌声、怪叫声混成一片，他们竟然不知从哪儿弄来了酒，一多半人已喝得酩酊大醉，马月正坐在瓜娃子的腿上。他们无视我，大口啃着鸡肉。那口锅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肉沫翻滚，空气里弥漫着鸡汤的浓香，地上铺着森然的鸡骨，伴随着两边床上左摇右摆的人发出的哼哼哈哈声，俨然形成了一种诡秘的宗教仪式般的奇观。

没人理我，我被一种狂热的氛围隔绝了。

“都别吃了！傻缺儿，程秃子回来了！他正往这儿赶呢，我是提前来报信儿的！”我大声说道，眼睛一直盯着马月。还是没人理我，只有坐在瓜娃子腿上的

马月转过头来，大眼睛忽闪忽闪地与我对视。我上前一步，强忍住不愉快对她说，“这帮人都醉了，你快走吧，爬窗户跑回班，程秃子马上就到！我帮你拖延一下时间。”

马月点头，二话不说拿开瓜娃子的手去开窗户，我决绝地走出去并关上了寝室的门，这时候程秃子刚好到，见我正守在门前，奇怪得很。

“欸？你小子不应该在教室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报告老师，我在思考一道数学难题，十分急切地想请您解答！”

“胡扯！你让开，我解决了那帮小崽子再谈你的问题。”

“不行，这题我现在不问个水落石出我会难受死！”

“好吧，你快问。”

我语塞，我哪有什么问题要问啊。

“哥德巴赫为什么会提出来他自己都不会的哥德巴赫猜想呢？吃饱了撑的？”我哆嗦道。

“你吃饱了撑的！闪开！”

程秃子一把把我推开，打开门，看到了里面那充满诡秘气氛的、仿若宗教仪式的、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他去拍瓜娃子的脸，瓜娃子还笑着要敬他酒，跟他碰杯，结果把酒洒到了他身上，把程秃子气得要跳起来。还好马月已经逃走，不枉我一番辛苦。

这件事的结果就是十几个男生第二天当着全班人的面被程秃子臭骂了一顿，什么词儿都用上了。程秃子所有的恶语总结到一块儿就一句话：“你们猪狗不如！”我也是这十几个男生中的一员。然后又被罚去跑圈，整整十圈！那可是有三个足球场大的操场啊！跑完后整个人都虚脱了，倒地不起。瓜娃子还问我来着，昨天“全鸡宴”上怎么不记得有我的影啊。

但也不都是坏的结果，最起码在我和马月的关系上起到了里程碑式的推动作用。马月主动来找我表达感谢之意，打破了我们互相陌生的局面。当时是课间，我打球累了，就脱离群体一个人跑去操场上蹲着看羊吃草，羊吃草有趣极了，嘴巴不停地嚼，胀乎乎的跟肿了似的，草就不停地被卷进嘴里，有时还能看见甲壳虫等被囫圇吞进去。当然我主要不是看羊吃草，是享受羊吃草般的清净。马月就

在这时候在我旁边蹲下，目不斜视地说：“那天谢谢了。”

“你这是谢那天呢还是谢我呢？一点诚意都没有。”

“哈哈，谢那天。”

我一笑，说：“可不，多亏那天救了你，要不连句话都没和你说过，那天终于说了。”说罢略感此话稍有暧昧，收回确实是不可能了。

“嗯，你这人还挺靠谱的。对了，你为啥来报信儿呀？”

“普度众生是我的使命。”

“净扯。”

“我说为你你信吗？”

“信，怎么不信呢，我这么漂亮，是吧？”

我侧过头，目不转睛地看向她，第一次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我记得你，咱俩是一个幼儿园的，还是同桌呢，那时候你总带零食来，我就总吃你的，你记得不？”

“啊……不记得。”她说这话时没看我。

“反正我们以前认识，后来又不认识了，现在又认识了，就这样。”

“怎么算认识呢？”

“认识就是我知道你的名字你知道我的名字，我知道你长什么样子你知道我长什么样子。认识了就是朋友了。”

“噢，那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是……我们握个手吧。”我俩互相用指尖握了握。

那天我俩聊了很多，都是闲扯，气氛倒是融洽得很。直到上课铃打响的前几分钟，她对我说：“对了，我和瓜娃子没有任何关系，什么关系也没有。”

“那你那天怎么坐瓜娃子腿上呀？”

“谁知道，可能喝多了吧，臭流氓！他也真是的。”

我暗暗地长舒一大口气，道：“噢，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你也真是的。”

“没什么，瞎聊呗。”

羊一边吃草，一边拿大眼睛打量我们，或许正盘算着我和草哪个更好吃点。

..... 三

那之后，马月似乎有意地和瓜娃子疏远了许多，下课也不和他打闹了。但瓜娃子对此很不甘心，他对马月的好感是显而易见的。这样持续了一段日子，瓜娃子也许是等不及了，先我一步对马月展开了正式追求。

这里要提一下数学课，程秃子就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他媳妇不知是做什么工作的，总之经常不带孩子，而他们的儿子小程正处于刚会走路还不时满地爬的年纪，他就经常把儿子带到学校里，准确地说是教室里。他把儿子往教室的地面上一放，叫儿子满地爬，就像在家一样，然后开始给我们上课。他事先向我们声明，除了毒药，什么都可以喂给他儿子吃，这样还省饭钱了。

我们谁有了糖之类的零食，就悄悄向小程招手，他就悄悄爬过来吃，用小脸蛋在我们腿上蹭来蹭去，即使上着课，程秃子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很怀疑这儿子是不是他亲生的，否则他何以这样宽心。

小程是个如假包换的熊孩子。学校里广泛流传着一段佳话：一天程秃子领儿子一起去厕所大号，上完了才发现没有纸，时值放假，厕所里除了这对父子空无一人。程秃子命儿子去校值班室拿纸，小程就听话地跑了出去，十分懂事。谁知半途遇见了两个不知谁家的小孩在和泥巴，就很高兴地蹲下来和他们一起和，小孩子最了不起的技能就是和另一个小孩子自来熟，长大了却把这项技能丢掉了。

不幸的是，小程玩嗨了，就在外面和了一天泥，夕阳西斜，玩累了便跑回值班室睡了一觉，全然把他那苦苦支撑的、寄予他殷切希望的老子忘得一干二净。天知道那天程秃子究竟在厕所里撑了多久，是怎么撑过来的。

现在，这个熊孩子又被另一个人寄予了殷切希望，那就是瓜娃子。

瓜娃子似乎想用执着来打动马月，面对面时马月总躲着他，他就只好每天给马月写条子。但他的位置离马月甚远，让同学传又怕被偷看，于是就打起了小程的主意，这分明是小个儿丘比特嘛，多可爱的一个信使。

小程果真不辱使命，因为每次瓜娃子都给他一大块牛奶糖。他按瓜娃子说的那样，把纸条握在手心里，“漫不经心”地爬到马月旁边，拉拉马月的裤脚，把

纸条放在马月脚边。这个时候就把我急得够呛，恨不得把小程截住。马月每次都会拾起来看，只一眼，然后放进垃圾袋里，一套动作连贯极了。所以小程这个信使永远只是单方面的。

我闲暇之余揣测过条子上面都写些什么，以瓜娃子那点水平，无非只是些烂情话罢了，类似于“你那不经意的美瞬间璨若篝火，我的惶然的心为你沉默，我的日子过得不咸不淡，只因少了你这把特级海盐”，或者“太阳的光达到一兆，宇宙在热寂前跪倒，猫儿喵喵，狗儿汪汪，当生物都为一切发生不明所以，你秘密地从我眼仁里逃走，更不要说视神经”，等等，一点格调都没有，简直没法看。

直到有值日生从马月的垃圾袋里找到了那些条子，这些情话才公之于众。瓜娃子比我想得简单粗暴多了，他只是写：“马月，我喜欢你！你怎么不明白呢？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呀！”或者“喂，我喜欢你”，或者“我喜欢你，天天喜欢，别躲着我呀，我喜欢你”。看了这些条子，我放心多了。

那段日子，瓜娃子整个人委顿了许多，整天跟鬼魂似的盯着马月看，头发乱成一坨屎，眼睛红肿，连球也不和我们打了，真是造孽，突然就得了爱情病。但他的毅力倒是令人惊叹，把追不到你恶心你的战略发挥到极致。一次晚自习，他也许是彻底发了春，突然很疯狂，写了好多张一句话情书，折成纸飞机往马月的桌上扔。那些飞机源源不断地飞过去，马月清理不及时，桌子就变成了停机坪。

起初她还打开来看一眼，后来干脆就直接往垃圾袋里放，但垃圾袋很快就放满了，同学们有了热闹可看，抓紧围观，班级里充斥着看客们的嘘声。又一只飞机飞来，马月猛地站起，指着瓜娃子的鼻子骂：“你再扔个试试！你这头发情的大野猪！”一声怒喝震得四野瞬间寂静，马月脸上的傲然神色一如小时候幼儿园的模样，那一刻我又多喜欢她了一点。瓜娃子伏在桌上哭起来，鼻涕蹭得满衣袖都是，梨花带雨。他失去全部希望了。

说真的，马月实在是长得漂亮，只凭一副容貌便足以让男孩们一见钟情，简直不像我们这偏僻角落的人。那时我一直认为生在大城市的姑娘才配长成这个样子，直到我去大城市上了学，才发现大城市的姑娘好多比我们那